

刹那与永恒

王敏

踏入嘉峪关关城,穿过文昌阁,一座古朴典雅的戏台静静矗立在东瓮城外。这座建于清代的戏台,与关帝庙相对,形成了戈壁雄关中一处难得的人文景观。

戏台略显斑驳的台柱上,镌刻着一副独特的对联:“离合悲欢演往事,愚贤忠佞认当场”,横批:“篆正乾坤”。导游介绍,被岁月模糊的横匾,首字存有争议:《嘉峪关市志》曾释为“篆”字,另有部分考证为“义”“象”字。不同释读,蕴含的意义不同,恰如一个绝妙的隐喻:历史真相或许难以定论,但人生真谛,却在这舞台的刹那间,与永恒命题的张力间,清晰地触手可及。

戏台本就是一个将时间浓缩的场所。锣鼓响起,大幕拉开,才子佳人的相逢、忠臣良将的末路、一个王朝的兴衰,都被挤压在短短一折戏的工夫里。如烟花般绚烂而短暂,这就是上联:“离合悲欢演往事”,即被艺术提炼过的“刹那”。它映照着真实人生的本质——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,每个个

体的生命何尝不是一场短暂的登场与谢幕?杨慎“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”的顿悟正基于此。

然而,下联:“愚贤忠佞认当场”却将这“刹那”的幻象瞬间击穿。一个“认”字,如惊雷乍响,它冷酷地指出:台上的悲欢,是演给今人看的往事;而台下每个人的言行品性,正在这真实的当场,接受着自己与他人、及历史的无情审视。

这让我想起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“认识你自己”。戏台楹联以东方式的含蓄与犀利,道出了相似的哲学命题:人生不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连忘返,而是清醒地认识自己,并担当起自己在当下舞台的角色。

将目光从戏台延伸至身后的嘉峪关,这幅“刹那与永恒”的图景便拥有了更为宏阔的背景。这座关城始建于明洪武五年,历经600余载风霜,祁连山的雪顶是它的永恒背景,戈壁滩的朔风是它的咏叹。它见证过无数绝对的“刹那”:戍卒在寒夜点燃烽火刹那;将军在沙场横刀立马刹那;商旅

驼铃掠过关门,消失在丝路尘烟中的刹那……这些个体的生命及其抉择,在历史宏大的尺度下,渺小如尘埃,短暂如瞬间,然而,正是这无数渺小的“刹那”,他们的坚守、牺牲、勇敢与智慧,共同汇聚成了关城横亘于天地间的“永恒”。

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中写道: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”嘉峪关的永恒,不正是由这无数刹那间的正气所铸就的吗?个体的生命会消逝,但他们共同缔造的精神与文明,却沉淀为永恒的民族记忆。

于是,这副对联给予我们的最终启示——“积极担当”。它要我们具备两种清醒的意识:一是“认”的清醒,即认清生命无常、时光易逝的客观规律,如孔子在川上慨叹:“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昼夜。”这种认清,不是陷入悲观,而是获得一种“向死而生”的智慧,从而更加珍视当下,专注于行动本身的价值。

二是“当场”的担当,在认清生命

的短暂与局限之后,不是选择逃避或犬儒,而是更勇敢地投身于每一个当下,用你的贤明去对抗愚昧,用你的忠恕去抵御奸佞,在属于你自己的当场,去定义生命的质量。人生“永恒”的意义,从不在于时间的长短,而在于那些秉持信念,全情投入的“刹那”,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。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,恰在此处与古老戏台对话:真知必在于行,永恒必在于刹那。

当我再次凝视那副楹联和它模糊的横匾首字时,最初的争议似乎已不再重要,无论是“篆”,还是“蒙、义、象”,都指向一种时间的悠远,那是穿越了数百年的风雨,依然能叩击今人心灵的智慧。它无声地宣告:你的永恒并非遥不可及的将来,而是由你如何度过、如何抉择每一个当下所铸成。

风沙年年掠过关城,戏台早已不再笙歌,但那副楹联却比任何砖石更耐得住岁月的磨蚀。刹那与永恒,在这座古老建筑群中达成了和解。站在戏台前,风声、历史与内心的回响交织在一起,刹那即永恒,此心即关隘。

不负光阴不负秋

曾玲玲

暑气散尽,风成了主角。它刮过巷口,带着利落的凉意,将天空擦拭得又高又远,蓝得像一块刚刚出窑的青瓷,澄澈得叫人心底发慌。这时候,你才真真切切地感到,秋,是确凿无疑地坐稳它的江山了。

古人对于秋,总怀着一种复杂的情绪。欧阳修作《秋声赋》,字里行间满是肃杀与寂寥。他们听见的秋,是风雨交加,是草木摇落,是生命走向终点的呜咽。可我,或许是凡俗之人,总也生不出那般浩大的悲戚。我眼中的秋,不是终结,而是一种沉静的、丰盈的成全。它催促着你,莫要辜负,莫要辜负这天地间最阔朗的画卷,莫要辜负这生命中最宜人的安详。

如何才算不负呢?我想,首要的便是走出去,走到自然里去。

只消寻一处无名的郊野,便好。那里的秋意是不经雕琢的,是泼辣而本真的。田埂上的草半青半黄,软软地塌着,像一层厚厚的地毯。田里的稻子早已收割,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,在阳光下泛着象牙白的光。最动人的那片枫树林,它们不是一下子全红的,而是有的绯红,有的橘黄,有的还固执地留着些许青绿,层层叠叠,交织在一起,像一匹巨大的、被秋风吹皱的锦缎。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光影斑驳,仿佛整个林子都在做着温暖的、金色的梦。

你可以在林间空地上坐下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便觉着自己是个自由的人。平日里那些纠葛的思绪,在此刻都显得渺小了,被这无边的秋色涤荡得干干净净。耳边只

有风穿过林梢的簌簌声。偶尔有一片叶子,旋转着、飘摇着落在你的肩头,又滑到膝上,你捏起来,对着光看它清晰的脉络,会觉得它并非死去,只是换一种方式与你静静相伴。

这般静坐,便是不负。不负这天地赐予的片刻安宁。然而,秋光又是易逝的。午后太阳偏西得早,那暖意便迅速地褪去,风里的凉意渐渐占了上风。这时便该回家了。

推开家门,将满身秋凉关在门外。屋里是另一种光景,灯光是柔和的,空气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。或是母亲煨了一下午的汤,热气从厨房里袅袅地飘出来,带着山药与排骨的醇厚。又或许是妻子新沏了一壶桂花茶,清甜的香丝丝缕缕,与屋外的清冷恰好成了对照。一家人围桌而坐,说着闲话,碗筷碰撞出叮当的脆响,这便是人间最扎实的温暖。秋日的收获,最终要落到这熨帖的肠胃里,落到这融融的亲情里,才算是圆满。

窗外夜色渐浓,秋虫开始吟唱,声音比夏日里稀疏,却更显清越。我捧着温热的茶,心想,所谓“不负”,大约便是如此了。既不辜负外在的壮阔,亦不辜负内心的安宁;既能在旷野中感受生命的绚烂,也能在斗室里安享俗世的温情。光阴如水,静静地流,我们无法使它停留,却可以在这每一个清秋的日子里,做一个虔诚的拾穗者,捡拾阳光,捡拾色彩,捡拾温暖,然后将它们细细地收藏,用以抵御人生途中必将到来的寒冬。

如此,方不负这大好秋光,亦不负这匆匆流逝的、生命里的又一程。

远远没有开始

陆星烨

清晨6点,闹钟准时响起。我起身穿上校服,熟练地系好扣子,调整肩带。这套动作早已成为肌肉记忆,精准得如同程序设定。有那么一瞬,我恍惚觉得自己像极了游戏里按固定路线行走的NPC,每天6点半准时穿过石桥,连斗笠扬起的弧度都分毫不差。

这个念头让我怔住:是谁设定了这一切?那段时间,我沉迷于一款模拟游戏。游戏中的角色各有其固定轨迹:酒馆老板总在8:17擦第三次杯子,邮差准点在14:21投递信件。他们从不知疲倦,也从不质疑。我曾觉得他们可笑,直到某天突然惊觉:我与他们,何其相似。

粉笔灰簌簌飘落,窗外蝉鸣聒噪。数学课上,我翻开《函数图像》课本,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诞感突然袭来:我是否也在重复着一个被写好的剧本?晨读默写、午休刷题、晚自习整理错题,甚至连课间发呆的时长,都与前一日完全吻合。月考成绩单上起伏的数字,让我想起游戏里NPC头顶不断刷新的任务进度条。父母的期望、老师的安排、同伴的竞争……这些是否都是一串串隐形代码,将我驯化成高度配合的系统执行者?

某个午后,我机械地抄写着“生活中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”,却对窗外那朵正在舒展的流云视而不见。笔尖突然停顿——我是在丧失发现的能力,还是已经习惯了忽视?

转机发生在一个雨后的黄昏。骤雨初歇,夕阳突然破云而出,一束金

光穿过窗棂,恰好落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。我下意识抬头,看见被雨水洗净的天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通透。那一刻,我突然怔住:这惊艳的画面,不在任何设定之中。

想起《悉达多》中的箴言:“书写虽好,思考更佳;聪敏虽好,忍耐更佳。”我们总是急于书写完美答案、追求聪明解法,却忘记了在生活最平凡的细节中,让思考静静发酵的价值。我轻轻合上笔记本,仿佛听见内心某个沉睡的声音正在苏醒。第一次意识到:人生的精彩篇章,或许正是从质疑和偏离“既定路线”的那一刻,才真正开始。

如今我依然早起,但会推开窗户迎接第一缕晨光;依然做题,但会在错题旁留下思考的痕迹;依然摘抄,但会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疑惑与感悟。我开始主动探讨课本外的哲学命题,在社团活动中尝试独立的策划。我不再是那个完美的“执行模型”,而是在既定轨道上生长出自我的追光者。终于明白,所谓“远没有开始”,不是因为一无所有,而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启程——去感受、去质疑,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。

真正的成长不在于完成多少预设任务,而在于某个觉醒的瞬间。当我们拒绝复制,勇敢偏离,生活就从“被编排的剧本”变成了“自我定义的创作”。人若沉溺于惯性,即便行走千里,也不过是在原地画圈;而一旦抬头迈步,哪怕只是一小步,便是突破的开始。